續綸扉奏草

續綸扉奏草卷之四

救侯給事揭

昨吏科給事中侯震暘論劾　臣　同官臣沈潅而併及臣一燝　臣　向高臣國祚臣繼偕伏蒙
皇上以
廷試供事
溫諭臣等令擬
旨重處震暘該臣　爌臣承宗仰體
皇上優禮閣臣之至意而又欲成
皇上優容言官之令名故遵奉

傳諭責其輕言而怨以不究乃今日奉
旨則震暘謫外矣以閣臣之故而處言官人皆以
爲臣等不能調護之罪而甚者且疑其有他
端然則
明旨之所云安輔臣者反爲臣等累矣今東西多
事人情惶惶臣等匡維無計方愧無辭以逃
人言而反罪及言者則臣等之被言者愈當
去而不敢留是以敢合辭上請伏望
皇上俯亮臣等懇切之丁情仍留震暘照舊供職
或量加薄罰

如天之聖度因以益光而臣等亦藉此毋得罪二

輿論共感戴

天恩豈在震惕下哉奉

聖旨覽卿等奏秉公為國臨軒策士讀卷在即候

震惕不以國事為重懷私瀆擾顯是阻撓大典

淆亂政本波及卿等朕從寬薄懲卿等弗得申

救正東西交訌之時賴卿等籌畫贊襄即入閣

辦事不必介意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十八日

[illegible]

[illegible]竭力盡去就兩難懇

恩乞罷斥

省言官事頃吏科給事中侯震暘論臣沈㴶併及

臣等屬方讀卷臣國祚臣繼偕已具疏求去

臣以

廷試大典未敢有請今已竣事矣敢無一言控辭

性庸弱遇事恇怯向事

皇祖八年人已責其無能今年愈耄力愈衰加之

以病困頹落更甚臣自知之

皇上亦知之何待人言震賜責臣以是是非非可
可否否臣謂能是非可否人者必其胸中之
是非可否洞若燭照而後可若臣以汝汝之
心常紛紛之口也之是非可否尚不能明而
何以是非可否人哉即如徐光啓楊漣確然
當用及之令確然不當罰如此明白之事票
擬猶誤而况其他
皇上之責震賜雖未必為臣而震賜疏中所言惟
臣為坍嘗昨臣等合辭為請未蒙
聖允故臣敢瀝誠懇

恩仍留震惕面

諭諸臣即出如臣秉厲戇戅無能多少填供事數

日使勞頓不支奄奄伏枕不得不哀鳴乞

君父之前早求罷斥耳極知時事艱危非臣乞罷

之日然正惟艱危臣愈不可不罷不然今日

之罪臣者猶只是脫卸推委避謗自全而他

日之罪臣者且以亂天下禍

國家盡舉而歸於臣之一身而且咎其罷斥之

不早臣將何辭臣聞之擇罪莫若輕故再三

籌度冒死瀆陳皆至真至切無一語虛飾萬

非因震暘之言而有所推託也伏望
聖慈曲垂炤鑒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奉
聖旨國事多艱正賴卿等爲朕分猷言官一疏偶
及四輔朕以卿等合辭申救已經量從輕處東
西交訌黠又告變此何等時卿宜安意佐理閣
務繁重元輔倂輔臣宗彥國祚濯繼偕都着鴻
臚堂上官宣諭卽出進閣辦事副朕倚望至意
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十九日

乞休第五疏

奏爲恭承

溫諭再陳苦衷事該臣具疏乞罷奉

聖旨國事多艱正賴卿等爲朕分猷言官一疏侵及四輔朕以卿等合辭申救已經曲從輕處東西交訌點又告變此何等時卿宜安意佐理閣務繁重元輔併輔臣宗彥國祚淮繼偕都着鴻臚堂上官宣諭即出進閣辦事副朕倚望至意該部知道欽此臣恭設香案扶伏叩謝感激

天恩誼當即出供事但臣之乞罷原與人言不相

干荐賢因老病殘軀筋力衰竭
皇上講學勤政而臣早暮奔趨夜復不寐黽勉五
閱月今不能支虛火上攻如焚如炙精神消
耗常至昏迷昨讀卷事完即困憊不能起瘍
疾復作步履俱艱雖欲自力而無可柰何伏
望
聖慈仍行罷斥或寬假數日使得少休庶垂斃之
餘猶延旦夕
天地高厚之恩非可言盡矣奉
聖旨卿以徒身忠志起行淵恩際此艱危務宜屢

有陳懇政務正殷勉力毗贊慰朕眷倚之切諭
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二十日

入直疏

奏爲事本

溫綸恭陳謝悃事該文書官康寧捧出

聖諭朕覽卿屢次奏疏東西交變滿會要挾黠省

土酋僭號奴酋導昕密布奸細潛入窺探朕心

惶懼元輔向高輔臣宗彥國祚漼繼偕乃股肱

重臣正賴匡扶救時豈可以人言假寓不出况

今多事之際卿等還仰體朕衷共爲同舟之濟

翌日速出入閣賛襄佐理愼勿再有陳請以副

朕佇望至意故諭欽此又該臣具疏陳情奉

聖旨卿以徒身忠志赴召酬恩際此艱危豈宜屢有陳懇政務正殷勉力毗贊慰朕眷倚之切該部知道欽此臣謹於私寓恭設香案叩謝外竊念封疆危迫正臣子安卧之日臣非真病豈其苦苦必不敢瀆陳今

温綸至于再三臣對文書官惟有涕泣何敢復言容於是日力疾入閣供事俟疆事稍寧乃敢再請但臣更有愚衷萬不得已輒敢上聞臣向苦不寐之病終夜展轉不得安眠每當晨起愈困愈劇眩暈傾跌不能支持前此嬰疾

所陳皆實情實語同官共知伏望
聖慈憐臣老病已極免臣逐月侍
講或五日一人其有緊要事情須當
奏請者仍不時入侍庶臣垂斃殘軀猶得勉強苟
延少供任使此實
天高地厚之洪恩臣非無可柰何不敢如此再昧
祈請耳其東西多事自當漸次料理臣昨得
督臣王象乾書西虜講聽已將就緒計奴酋
必未敢遽犯萬勿過煩
聖慮使中外益生驚疑臣不勝悚息懇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翌日進閣朕心甚慰卿向苦不
寐眩暈且章奏繁多晨入看詳講筵聽五日一
侍緊要事情仍不時奏對見朕優老臣重政本
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條陳要務疏

奏爲艱危日甚匡濟無能敬陳切要時務少效

愚忠事臣等竊觀今日宇內東北西南叛亂

繼起民窮財盡兵革不休奸宄生心觽變未

艾天下之勢非但抱火厝薪蓋已燎原儘談

若不有非常舉動足以收拾人心挽回天意

必無救寧之理以

祖宗二百五六十年金甌無缺之天下而破壞于

今日臣等蒙惡名于千載固不足惜乃

皇上聰明睿智卓越千古

踐祚以來毫無過舉而亦丁此厄運不得與古之
聖帝明王並休媲美他日且將爲
宗社受過則臣等之罪安所逃哉爲今之計必上
下同心如救焚拯溺竭蹶從事庶克有濟如
其泛泛悠悠日復一日無敗于年來苟且因
循之弊則天下之事去矣臣等庸腐書生茫
無籌策但以目前最緊最急事務不容一刻
緩者開列數欵上凟
聖聰中外臣工苟少有爲國之心者必不罪其狂
迂共圖報效其事謝

朝廷俯鑒
皇上留神採納俯賜施行須者
皇上以臣等求去疊下
溫綸諭令供職蓋亦望其勉效贊襄削平禍亂臣
等若緘默苟容何以稱塞倘上不能得之
君父下不能得之臣僚則雖綸扉尺地十百爲羣
終無益于事而臣等亦徒付之太息無可奈
何而已伏候
聖裁
一安遼民臣觀邊臣奏報遼民避難入關者

至二百餘萬彼其倉皇奔走既不能有所
挾持卽有微貲亦隨手立盡糊口之計既
窮走險之謀必起自來流民爲亂殷鑒昭
然及今不爲處置悔將無及臣聞自天津
至山海關一帶曠地甚多處處可以屯種
御史左光斗言曾少試其端卽得穀數千
石今宜倣古屯田之意分布逃民時給資
本使之力耕二三年後可變荒蕪爲成熟
亦可聯保甲爲戎行固國家無窮之利也
然須專官督理方有成績乞

勅吏部擇廷臣中慷慨有爲實心任事者加以寵
職專任督田其分理各官聽其自舉所需
錢糧須爲議處即措二三十萬金亦勝于
坐觀其亂爲費更不貲也至山東登萊一
帶遼民亦有數萬併責成撫按官一體布
散安插以消亂萌此實今日第一之急務
耳
一省煩言年來議論紛囂人情厭苦即自廣
寧失事以來業已兩月章疏如山半爲經
撫爭論而一切戰守兵食事宜併未見着

實料理言當做者即是不肯做之人言肯做者又多不必做之事其究只是爭門戶角意氣使國家不得議論之利而反蒙其害此其為禍甚于干戈盜賊識者無不憂之今經撫已俱送法司三尺之刑書具存千秋之公論難掩亦何用嘵嘵為哉

一明職掌我

朝廷中書省散其權于六卿閣臣供票擬之役耳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即其大者如吏部之陞除兵部之兵馬法司

之間斷斷臣得而參之不今議者共　臣等以推諉　臣等以徑行　臣等亦曾從條陳中間有擬允而部中之沈閣如故　臣等不得而罰也不得已擬令科臣糾參而科臣之不糾參如故　臣等不得而強也嘗告九卿諸臣宜將應行事件列爲數欵某項責某人以某日當完違者參治諸臣皆以爲然而竟未有舉者　臣等擬

旨故事不過曰某部知道其急者則曰該部看了來說又最急者則曰該部上緊覆行如是

而不行則臣等之說窮而每當票擬亦自知其虛文而厭苦之矣此亦諸臣之所當共圖者也

一恤民困今海內徵兵轉餉疲累已極猶云不得已之役也其最爲民害而最可省情最可恨者莫如驛遞臣等見何時縉紳往來水行不過二舟陸行不過數十夫即有假借勘合𠂻應人情猶未甚累今則舟動至三四隻用夫動至一二百名不知其所携載俱是何物而輜重纍纍一至於此而

且有分外之勒索常例之折乾要津作俑
庶職效尤雖屢奉
明旨嚴禁而過客等于弁髦地方官亦畏如克耳
順良鄉內姓苗關告告訴窮負可痛哭是
何列在冠裳身受
國恩而扞罔虐民如是甚也近又加以河西失事
中外驚惶討差告病之官絡繹不絕彼其
目悖邊塵心違魏闕去則去耳百姓何辜
而爲供給夫馬傳送還鄉當此紛紜擾攘
之日又多此一番之苦果乎頃

皇上不許冒叙扵之催兵真是神見爾各衙門題

差請告猶紛紛無已 臣 等請今後自真正

公差外其有借名差遣及告病回家皆不

得用用勘合郎有勘合亦不得應付其應

用勘合船過二隻夫過六七十名者悉行

叅治罷黜有不發覺者罪坐地方官併及

撫按是亦紓民困之一端也

一收人心蓋人心者國家之所恃以立安危

存亡皆繫于此苟人心不搖郎有動亂亦

不至糜爛決裂而不可救今日人心以發

調轉輸之苦處處騷動人人不安以致黔
蜀逆酋一呼響應不可撲滅竊恐海內聞
風相扇為亂又不止于二方况兵餉匱絀
司農束手催科太急禍變愈生內帑所積
亦自有限 臣 等再三籌度無計可施惟將
十庫錢糧稍可緩解者盡行折色一二年
以濟軍需其蘇杭各處織造自供應袍服
及賞夷段疋外大加減免俟事平之日仍
照舊例雲南貢金道路已絕徵之無益亦
宜

傳示免解使

恩出自上至于

內府一應宣索繼常例所有者併行節省仍查

下

明詔使普天咸知

天子之聖神明德加意蒼生歡然堅其愛戴之心

而消其携貳之志即有不軌奸萌無從藉

熾則國家安如磐石而求西亂賊皆可蕩

次而削平矣昔唐德宗中主耳然即位一

詔淄青叛卒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

猶反乎此所謂戰勝廟堂不煩兵而天下
服今日之安
宗社致太平其策無急于此而其他猶爲末務臣
等之所望于
聖明者亦惟此爲最切耳臣等亦知典係上供事
關內府未可輕言然使天下乂安
皇上何患無財如其危亂卽積金北斗亦安所用
若
朝廷今日省一分卽民間受十分之賜民間受十
分之賜卽國家有萬分之安輕重得失在

聖心必自洞然而無待臣辭之畢矣至于目前緊
要諸費無可措處不得不有望于內帑者
尚須給發以救燃眉總之爲天下國家計
耳臣等非事勢危迫不敢爲此言伏望
聖慈俯賜鑒納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具見忠君爲國深謀遠慮朕心
嘉悅但十庫額解錢糧係成造御用等物盔甲
弓矢硝黃軍士胖襖布花夷人綵疋等件亦係
內庫供給各邊關領□其織造龍袍并賞夷段疋
供用急需勢難停免貢金消暫停候川貴兵事

底定照舊恭進應用內明職掌權散六卿票擬
下部沈閣如故該科不行糾參亦如故顯是諉
託推諉這事情姑不查究已後各該部科應行
事情務要虛心秉公數奏毋徇體面致乖和氣
安揷煩言議論等事有裨國計着實舉行該部
院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救何御史揭

家

發下御史馬逢皐本爲叅南京御史何爲可咨文

書官韓春傳

聖諭重處爲可 臣 等竊觀爲可之言雖不無過當然南京勝逆傳聞失真無足深怪而中間亦責備于 臣 向高夫封疆失事輔臣自不能不任其咎故 臣 向高亦不敢置辯

皇上於爲可疏已貰而宥之 臣 等方仰服

聖度之恢弘今又以逢皐言而處爲可則于前

旨殊不相合且旬日之間侯震暘江秉謙相繼謫
外今日又處熊德陽臣等正相與自愧不能
解救而奈何又處薦可乎竊恐非
皇上從來優容言官之至意也而臣等益無所逃
罪矣伏望
聖慈曲垂寬宥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天啓二年四月初二日

申敕言官併乞休第六疏

奏爲臣衰無能人言屢及懇

恩亟罷併乞

優容言官以光

聖德事頃旬日之內

皇上屢處言官臣每奉

傳諭輒與文書官再三講說與同官諸臣具揭申

救而多不能得至于何爲可爲臣門生正言

規臣臣不能用而又不能救則臣罪愈深天

下之疑臣者愈甚微誠不足動

天方慚愧欲死而言者責臣不引誼力爭有意同
流隨人修怨甘心媚權爲用彼相且謂臣之
再出所虧損甚多臣甚服其言深悔于再出
之失計正欲具疏請罷適值
皇上方戒諭言官臣遂不敢言乃言者又責臣以
僭當之不力賞罰之不明
藩封之冒濫經撫處分之失宜皆至當不易之
論惟黜功之賞則臣未出山時事比臣入
朝三受
恩而三辭蓋自

荷聖登極以來　臣未嘗敢於格外沾被分毫此
皇上所知非敢抵賴　臣聞臣子之義有二有以任
怨任事為忠亦有以難進易退為節　臣任怨
任事實所不能諸臣責備皆足忠告加以老
病如此昏憒如此譬如沈疴痼疾之人雖有
良醫憐而施之藥石終不能拯浮沈不去其
誤國愈深負罪愈重故敢冒死哀祈望
皇上亟行罷斥廢　臣之出山雖誤而進退猶明其
他是非毀譽可以勿問矣至於言官條陳紛
囂者固有而忠謀者亦多

皇上所採納施行良自不少未可盡以爲無當也
更望
聖慈虛懷聽受曲賜優容即有甚拂
聖心者亦令閣臣酌議或如
聖諭下部院覈其是非得失分別上
請其於服人心而光
聖德豈小補哉奉
票旨卿以元臣贊襄啓沃忠公體國朕所鑒知言
官條奏可行朕悉聽納間以瀆擾輕處卿何必
救且方勸朕優容何又以此介懷疆事日亟宜

一意佐籌軍國臣濟時艱是所倚望不必陳辭

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四月十四日

乞休第七疏

奏爲求罷更辱

溫綸再陳病苦庸　臣　駑分不堪之狀恭請

聖裁事該　臣　以人言疏求罷斥奉

聖旨卿以元臣贊襄密勿公忠體國朕所鑒知言官條奏可行朕悉聽納謂以瀆擾輕處卿每申救且方勸朕優容何又以此介懷邊事日亟宜一意佐籌軍國匡濟時艱是所倚望不必陳辭該部知道欽此　臣　仰見

聖明於言官原無成心于邊事特加軫念而且責

臣以佐籌望臣以匡濟臣莊誦
温綸惟有慚感顧臣之所以當罷者不在人言而
在經事佐籌匡濟委是無能萬不得已敢爲
皇上哀鳴而悉陳之今東西交訌羽檄四馳每見
督撫各官奏章書揭不言無兵則言無餉其
最急者如貴州撫臣王三善四川撫臣朱燮
元四川贊畫劉時俊湖廣總兵薛來胤卽保
定撫臣張鳳翔亦以近畿重地武備空虛再
三向臣言當增兵請餉昨尚書張鶴鳴經畧
王在晉又移書言關上士卒脆弱器械全無

西虜雖貪撫賞而終於橫肆求需無厭今欲從頭整頓設法羈縻其費皆無從取給又須增兵數萬方可戰守而前川倘已缺此後益難支甚至于宣大山西延綏寧夏各邊無一不言虜勢猖狂邊兵枵腹欠餉勢在萬萬請討急如燃羣臣每聞之計臣惟有攢眉蹙額而已諸臣亦知計臣之難處動輒以請帑爲言又皆責望于臣臣欲言則嫌于煩瀆不言則若坐視其變而不恤日夜思想無可奈何白孔千瘡從何補塞以此佐籌臣能乎否乎

從來濟大難成大功者皆非一手一足之烈
大厦之顛非一木能支昔人固已言之況臣
老病殘生奄奄餘息精神筋力百不如人而
談者輙以首輔爲辭咎責叢集郎同官諸臣
職事同受恩同亦多謙讓未皇過於推避任
廷大小臣工非不濟濟然因循既久積習難
除即事經承
旨督責甚嚴而科　抄　部　覆動淹旬月其最急如火
藥盔甲銃臺之類亦未見措手士大夫聚族
議論皆以不做事爲罪至于何人不做又不

明言輙曰首輔何不擔當獨不思國家中

書省政事盡歸六部今之閣臣與古之宰相

其委任權力相去何啻天淵蒙虛名而受實

禍無如此官以此佐理臣又能乎否乎國家

之所以立全在人心自徵兵之令下處處人

心無不動搖臣舊歲行過浙江見地方官與

其士民但有談及無不驚心變色即臣鄉募

兵僅三千不知費撫按司道幾許調停草澤

姦宄實繁有徒皆思乘瑕蹈釁又有白蓮無

為等教鼓煽愚民蠢蠢欲動毋論往代張角

黃巢之類即我
朝劉六劉七齊彥名輩么麼小豎已發動天下
彼時封疆晏然尚且如此况在今日而可無
慮頃蒙
皇上停減皇極殿門鋪設留織百姓蒙恩不淺而
其他如織造加派等項為民患苦者或以
上供或以軍餉尚難蠲省以此佐籌臣又能乎否
乎前代國家之患皆起于煩言今日之煩言
又前此所無毋論其他即經撫一事不知費
多少脣舌臣於二臣本無重輕惟見其紛呶

諭訛相傾構陷於心誠不能無介介迨海亭
既失或欲留經臣守關臣亦以爲然故於局
朝瑞保留之疏即爲擬允而
皇上抹去後遣中官至閣責臣票擬之不當又屢
傳
聖意以不逮經臣罪臣之不擔當此皆同官所共
聞而左袒經臣者又咎臣不爲出力昨尚寶
司卿滿朝薦移書娓娓深相怨尤臣不敢辯
然平心而論臣雖至愚豈不欲經臣鋤兇討
賊建不世殊功勒名紫塞拜爵清朝使臣亦

得分先借寵以自矜帷幄之籌而顧欲其失
地喪師歸命司寇劾
明上宵旰之憂貽封疆不了之禍乎其亦非人情
甚矣法司者天下之平也事至于法司臣何
敢輕發一言今此獄已奉
聖裁而愚臣蒙疑未釋庸劣招尤此亦可見以此
佐籌臣又能乎否乎臣罪狀甚多不能殫述
然其事勢之艱難心力之窮竭則此數端尤
其大者今日泛泛悠悠之人情一旦禍亂則
必以莫大之罪盡歸于臣身臣竊觀前代惟

貪位固寵妬賢嫉能之奸邪無所逃罪若自知其無能自甘於引退而必留之以爲彈射之資困之以當誤國之罪則史冊中無此條款故臣敢及今哀祈

皇上譴臣黜臣臣之幸也即誅臣戮臣他日尚有原其心而憐之者若必至禍敗已極而後正

臣非萬世而下將與李林甫秦檜等同稱誰復亮之即天下之人亦必相怨尤曰何以不早去而至此也臣之此說似非所宜言然私衷迫切又不得不言進退生死皆在

皇上但願爲臣早決之耳其他慚悃狼狽之情臣

不敢瀆陳以煩

聖聽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奉

聖旨國家多事中外責望自股卿受

皇祖深知許身依朕追恤其他覽奏忠憤激切具

見苦衷朕知道了時勢艱危人情玩弛還望發

紓神志表率羣工贊朕憂勤勵精之政慎勿再

有控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四月二十日

恭陳謝悃疏

奏爲仰奉
溫綸恭陳謝悃事該鴻臚寺官恭捧
聖諭到臣私寓卿三朝滇輔苦心佐朕悉皆鑒知
何得以人言疑畏杜門屢疏陳乞具輔臣承宗
新簡政本別無部務前以偶恙具陳渴悃想疾
已瘳雖有卿疏貳且今大人交變時事可虞正艱
卿等待平等籌畫制勝之策豈宜久居私寓着鴻
臚寺堂上官宣諭朕衷即從今日入閣共濟時艱
分猷化理副朕眷切訏謨之意慎勿再陳特諭

欽此臣謹恭設香案祗奉叩
謝外郎當遵
諭進閣以慰
聖懷緣連日感冒風寒口鼻出血少俟一二日即
勉入辦事不敢再陳但臣之乞罷不為人言
而在于時事之難為前疏固已言之今議者
但責臣以擔當臣請畢其愚
國家以政事委九卿九卿有所欲行而閣臣為
之票擬為之主張毋以私意撓亂此即所謂
擔當也未有大小臣工袖手坐視而但責臣

以擔當如戶部缺錢糧戶部無策臣一擔當
便有錢糧乎兵部無兵馬兵部無策臣一擔
當便有兵馬乎至于無兵馬無錢糧封疆破
壞便爲　　之罪其他皆無與乎臣雖劈加也
極然感恩戀
王亦欲少待數時俟邊事稍靜乃敢求去而每見
時事如此人情如此譬如人家有一老奴無
錢無米一家人不管止問此奴及至家計破
壞又皆曰此奴之罪而爲奴者非有超羣出
類之才神輸鬼運之策足以逃罪則將坐而

持鞭乎抑將叩頭辭主人而去乎此 臣 所以
憤悶塡胸寧死而不敢做此官也毋論外廷
皇上譴謫言官 臣 未嘗不苦口力爭
皇上屢責 臣 何不擔當而廷臣罪 臣 之不救亦日
何不擔當
皇上試爲 臣 思之將安從乎 臣 力竭矣能得之于
皇上乎今廷議紛紛惡 臣 者旣思有以罪 臣 好 臣
者亦思有以用 臣 臣 以衰殘病苦之人終不
能爲快心滿志之事其無以濟艱難而副輿
望斷無疑矣與南臺諸臣恐 臣 死無以見

皇祖

皇考于天上臣亦深爲此懼計多留一日則多一日誤國之罪

皇祖

皇考當亦欲臣之速去伏望

皇上將臣此疏

勅下九卿科道評其是否仍問今日無兵無餉作何設法以保封疆以殄逆酋毋但以首輔擔當四字便足了天下事也葢此是目前安危存亡第一關頭其他閑是閑非尚在可緩故

臣願諸臣詳計而熟圖之不然臣惟有躬負
斧鑕以待
皇上之誅戮而已決不敢做此官也臣言及此似
過于激然自虜寇失事以來已經三月人情
悠悠盡爲首輔擔當四字所誤故不避罪戾
而直言若此老悖交愁語無倫次統望
聖慈哀憐矜察臣不勝冒死哀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即勉人辦事朕心甚慰知道了輔
臣職在宰勿如卿公忠無私集思贊襄即是擔
當凡討兵餉大事諸司緊要章疏朕每隨參

隨報兼參職旨督責尚不遵行何得藉口票擬

卿奏痛切足破中外推諉之套厲時艱任事之

忠此義甚明何待評議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救章給事揭

前蒙

發下吏科給事中章允儒本

上傳擬

旨打降　臣等具揭懇請擬以罰治經今數日

留中未發廷臣未測

聖意莫不驚疑今早

朝罷大小九卿各官俱向　臣等詢問且責　臣等當

為救解其言甚切　臣等告以

聖度如天必無他慮諸臣復謂允儒所言袍服雖

係
上供但
累朝以來求寬求減章疏甚多俱未嘗因此得罪
而允儒因松江知府之奪俸冒進忠言非有
他意萬一被譴降謫其累
聖德不小輔弼之臣豈得晏然坐視臣等聞其言
心甚愧之竊念袍段一事臣等曾疏請酌量
減省益見東南民力已竭供應不支所在人
心嗷嗷思亂故欲假曠蕩之恩以收拾之亟
未蒙

名行正欲具本揭申請先儒曾爲華亭知縣親覩地
方困苦之情形今在言路不得不言此與泛
泛條陳及爭論不切事務者大不相同且據
事直陳無甚觸犯若加之罪人必不服而煩
言愈多矣夫
上供服御不可闕少凡爲臣子孰不知之然古之
帝王莫不以節儉爲盛德夫子稱禹無間然
惟在于卑宮室惡衣服漢文帝服澣濯之衣
遂爲三代以後第一令主先儒所言雖不諳
事體然其一念忠懇之心固欲

皇上上比神禹下邁漢文
皇上若聽其言則即此一事便足光史冊而昭
盛美海內臣民孰不悅服如允儒得罪人且議
皇上以袍服而處言官九卿諸臣之所謂累
聖德者臣等亦不敢以為不然也今東西之亂方
興封疆日蹙
宗社安危皆在
皇上之一身苟舉動一不當將人心愈離草澤奸
雄得藉口以鼓煽愚民前代禍亂莫不繇此
臣等私憂過計不得不言彼一言官之去留

何足重輕而臣等敢嘵嘵煩瀆之若是哉臣

等又聞允儒在華亭愛民潔己即加派錢糧

皆設處代輸不以累民爲海內循良第一故

今次考選首擢吏科

皇上方激揚吏治而首譴允儒何以示勸伏望

聖慈曲垂炤鑒將臣等所擬允儒罰治之

旨即

賜批發以釋羣疑是亦

聖明納諫受善之一大端也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天啓二年五月初三日

張拱宸免枷揭

蒙

發刑部尚書王紀本為犯人張拱宸等求免枷號

上傳熱審在前枷號在後照舊枷號三箇月滿日

送法司一併議罪臣等念此事發自

皇上欲懲戚畹姦棍之害民其義甚正臣等何敢

內庭不能知其詳悉而

有言但連日閭外聞人情以事關

三宮咸懷疑慮况各犯無應死之罪而枷號乃必

死之刑今當熱審

欽恤之時似當一體蒙
曠蕩之恩蓋所屈者小而所全者大即刑部疏請
亦臣子愛
君一念非敢為各犯求寬恕也臣等屢有陳瀆甚
懷悚息但人情如此關係頗重不敢不一言
謹擬票上請伏候
聖裁
天啓二年五月初四日

綸扉奏草卷之四終

枚乞休第八疏

奏爲病苦無聊懇
恩容休事

君言官以光
聖德事臣近者復爲不察所苦昨于初八日入侍
講筵是日因給事中章允儒御史師衆序言説稍
煩本章之崇擬亦多遂至眩暈不支扶掖而
出頭目昏沉遍身腫痛痰火上攻胸膈壅塞
次日遂不能入閣辦事病中聞

皇上曲垂矜貸或照允儒例仍加罰詞治則
聖德愈光而傳之海內亦為
清朝添一盛事矣更望憐臣老病即
賜罷斥以為輔導失職之戒臣病榻口占語無倫
次不勝目眯悚息之至奉
聖旨卿輔理忠勤朕所深鑒外廷不必盡知時事
艱危還望卿安意贊襄慎勿再有陳懇至言官遮
攔薄懲卿又惓惓申救師衆本當寬宥乃新進
激聒頻煩還遵前旨行卿速出佐理不必介懷
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五月十二日

欠融自是其失
聖度如天乃以語言文字之間轍加之罪使不得
與允儒同蒙
寬宥人方慶允儒之遭逢因又惜師衆之譴斥進
言同而
處分異似非我
皇上然示優容之本意也夫臣子震慴
天威會集回話不及三思較之有意干犯者似大
不同况師衆疏中曾譏臣之韓幹今之外調
人必致疑于臣而臣將何辭以自解哉伏望

皇上優容章允儒只加罰治舉朝臣工無不歡頌
聖德臣從枕上亦不覺踴躍若洗痾之去體也乃
今日復聞帥衆以回話不明致干
聖怒改調外任臣又不勝驚悚惜言官之方宥而
旋譴且愧臣等微誠不能盡動
天聽以至此耳夫帥衆之所言内朝
皇上以爲明指
宮壼臣不敢爲辯但衆之意不過欲内外臣盡
忠于
皇上不在彌文非以呼萬歲爲不可也其措語之

再救師御史併乞休第九疏

奏為懇祈

溫綸再渥恩俯從未罷斥事該臣以申救言官章

允儒師衆伏蒙

聖恩宥允儒而處師衆臣從病中再為疏救併求

罷斥又蒙

溫旨切臣而深言師衆之當處至同官諸臣助臣

申請亦奉

溫答臣等相與感激

恩私寧敢再瀆但師衆之蒙譴只為

萬歲呼聲聒耳之一言而臣等恭繹
聖意似謂諸臣只合條奏邊事不宜指摘
宮庭侵及
聖躬此凡在臣子皆當仰體然自古聖帝明王設
立諫官皆欲自聞其闕失益之戒舜曰儆戒
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周公之
告成王曰罔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夫以帝
舜之聖豈有失法度逸遊淫樂之失而成王
幼冲踐阼亦何敢及于觀逸遊田乃益與周
公惓惓言之舜與成王不以為忤而反嘉納

爲天下後世以此愈稱其聖明下及季世乃
有諱聞過不樂直言甚至設監謗之官書之
史冊千載遺譏以
皇上之聖明其將爲帝舜乎爲季世之主乎夫
朝廷腹心也封疆四肢也
朝廷根本也封疆枝葉也封疆有急固不可不力
圖然使腹心根本無恙則雖有叛亂尚不至
于決裂孟氏有云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
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則敵國外患乃聖賢
所借以爲警戒之資而惟無法家拂士以匡

主失其爲禍乃更大也今言官指陳臣非不
知其言之無當乃
皇上以
宮壼之事深怒而禁絕之至于指摘其疏中一
二語言以爲過端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以後有上關
乘輿下及城社誰敢復爲
皇上言者此其關係豈淺小哉古者刑不上大夫
近世如宋史臣猶稱其鞭朴不行于殿陛罵
辱不及于公卿所以養廉耻之風厲責其報

禮之重也至我

朝乃有廷杖之法然自正嘉以前亦不數見

皇祖臨御四十八年杖者數人如鄒元標王德完

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輩天下咸稱爲忠臣

義士卽

皇祖旋亦悔之多見錄用今元標見爲左都御史

我

皇上未嘗不嘉其忠也蓋

朝廷之處分愈重則言者之聲名愈高名歸臣下

則過必歸

朝廷故廷杖非國家美事　臣知
皇上之必不行但不可時形于
批答及人臣之才品不同乃愛
惜憂國之一念則非大姦大惡誰能無之其指及
宮壼與左右者蓋或得于傳聞或出于私憂過
計情不能已即如張拱辰等之枷號
皇上以其藉勢害人欲重處以警後並非
神明之斷而外間議論以為肯剛
三宮宜稍寬假故　等亦具揚言之
皇上不聽而反罪及錦衣則　等于是乎失辭矣

皇上 臣 等之父
二宮則母也父與母無有不親厚之理人子于
父母亦無有不欲其親厚之心自
大婚禮成以來四海臣民罔不欣欣盼望頌莞簟
之安叶熊羆之夢早耀前星以肇
國本彼道路悠悠之口 臣 雖知其必不然然不敢
以必不然之故而默無一言也 臣 頃在
講筵見左右近侍諸臣深言外間不知內裏之苦
心 臣 謂閣臣與廷臣不甚相隔然閣臣苦心
廷臣不能知而况于

禁廷深密如天如神仰闇臣亦多不知況外廷哉要于朝夕親就隨事效忠則左右近侍之責不得辭且若臣亦首肯　王言也臣衰病已極百念俱灰所介介于衷者獨以艱危至此浮沈不去他日青史且書之曰某人當國天下大亂則心實不甘又恐一旦卒然填溝壑

皇祖

皇考責臣曰汝何以爲輔臣不告極言緘默素以貽禍

宗社也則臣將安所置對哉頃御史沈猶能復罪

臣之不㥋當臣　如科科舉秀才苟可嘔盡心計
以取科第何所不為無奈胸中學問只是如
此一遇難題便主閣筆而旁觀袖手之人反
相譏訶曰汝何不作好文字也亦少休矣臣
殘軀多病半因年至半因愁生眩暈頻作勞
不久存鬱悶無聊亦不欲久存于人世伏望
皇上早行罷斥少減罪愆仍
鑒其款款之衷但
戒諭言官以秉圖軍國大計至于一二語言稍有
觸犯不必深求以彌聰

聖度益光
聖德而近侍諸臣日奉
天顏亦不必以人言之未亮而少懈其恭勤之風
心將臣所言詳細陳說務勤
聖聽則上下和諧
宮府一體彼東西逆節亦可次第而蕩平矣臣
不勝冒昧迫切之至奉
聖旨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諫但因撥拾煩
瑣無裨緩急姑示薄懲覽卿奏開陳剴切諸輔
臣同詞申請具見忠悃節衆姑免調外任又左

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中魏應嘉御史潘
三元張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遼事降調今其言
既驗併給事中郭鞏亦因遼事降處都准復原
職鄉爲輔弼元臣朕嘉補牘不難轉圜鄉宜盡
心佐理表率百僚以後科道各官都着洗心盡
職因事納忠獻替可否務求實濟不得空言沽
直自取罪愆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恭陳謝悃疏

奏爲感激
天恩恭陳謝悃事臣頃有疏讀陳時事奉
聖旨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諫但因掇拾煩
瑣無裨緩急姑示薄懲覽卿奏開陳劉切諸輔
臣同詞申請具見忠悃師衆姑免調外任又左
都御史鄒元標等及內給事中魏應嘉御史溝
三元張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遼事降調今具言
旣驗併給事中郭鞏亦因遼事降處都准復原
職卿爲輔弼元臣厭嘉補牘不難轉圜卿宜即

出仿理表率百僚以後科道各官都着洗心盡
職因事納忠獻替可否務求實濟不得空言沽
直自取罪愆該部知道欽此 臣 捧誦循環不勝
感激竊念 臣 以年老氣衰不堪奔走時時眩
暈每至顛踣頃因病臥家聞章允儒蒙
恩寬宥喜躍欲狂又聞帥衆調外恐
聖明有不能釋然于言官之意故冐昧疏陳原非
因此而求去也乃蒙
皇上俯允 臣 與同官之請
旨發温綸俯免帥衆之調外又因鄒元標言特毖

諭言遼事魏應嘉等大小臣工無不歡頌
聖明謂即此一事便可與堯舜比隆臣等憑藉眷
私亦沓生色矣第臣因是而益有感也夫今
日蒙
恩錄用之魏應嘉等非即前日之因言被譴者乎
旋譴旋用真足見
聖心之無我然今日之用爲是則前日之譴爲非
又安知今日之所譴者他日不復以爲非乎
此臣與同官諸臣苦苦爲言官請者非但欲
以納諫受言光昭

聖德亦恐
皇上他日悔將責臣等之不言耳臣願
皇上擴充今日之美意言無分于順逆悉
賜優容而諸臣亦仰體
皇上之盛心事必關于緩急方行陳奏庶
君臣上下情意流通而臣等亦得藉手少效其尺
寸矣臣自度老病萬分宜去近又爲瘍疾所
苦步履艱難然有
君如此豈能恝然容力疾黽勉即出供職倘至痛
體不支方行陳

請玆未敢瀆冒統望
聖慈曲垂鑒恕奉
聖旨覽卿奏陳謝悃即出佐理朕心嘉悅知道了
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請內帑揭

臣等竊惟今日封疆多事東西逆賊勢甚猖獗各處索餉請帑皆急如燃眉臣等每當看詳不勝愁悶欲擬允則

內帑有限且恐

聖意未必概許欲擬不允則地方委係危急不容坐視欲擬令戶部設處則戶部亦束手無措尚書汪應蛟且稱病求去欲擬令各省嚴追逋欠則民窮已極嗷嗷思亂追徵太急必至生變蓋臣等之苦心于是而窮而計真無所

出矣頃科臣薛文周請盡括天下布政司府州縣錢糧言若可駭其實府州縣庫藏盡皆空竭安有贏餘布政司或有數萬所濟幾何且恐地方有事亦當存留以資緩急若皆括而空之則如目前山東白蓮教之亂何以支吾此無益于事而徒多一番之紛擾耳至于十庫錢糧雖皆額設不可缺之然在太平無事之日則可言額設今地方多事如川貴雲南湖廣廣西數省錢糧或經陷沒或係撥用每歲所入戶部之數失其舊者多矣何獨取

盈下內府哉　臣等竊觀天下太平日久揆之人
氣數人心恐必大亂一番即如白蓮教布滿
海內四川江西業已蠢動萬一山東木即僕
滅四方奸雄必乘之而起昨督臣張我續曾
移　臣書調他處土司亦有聚兵數千百者川
貴消息而動者然則奢酋不滅安酋不驚其
兩省獨在川貴已哉此非
朝廷之上大破常格以收拾人心處置兵食臣等
竊恐其糜爛決裂而不可救也目前最急如
經畧王在晉請修邊餘九十萬總督張我續

請留湖廣全省錢糧四川撫按請餉六十萬
貴州撫臣請餉五十萬除湖廣錢糧聽該部
題覆外其餘皆係請帑　臣等未敢遽爲擬
允亦擬下部俟其覆上當酌量給發其他如登萊
之救毛文龍董應擧之屯田安插遼民皆係
急務亦須量給若虎敦兕憨衆部索賞插漢
諸夷欲合力誅奴則所費更多當俟遼臣奏
至所爲議處　旨　臣等非不知前此所發帑金
皆虛糜無益但據今日事勢不得不如此又
竊見

聖心爲疆事焦勞而臣等豈儒茫無一籌可以佐
贊屢屢煩瀆以帑庫爲言慚愧無地要以天
下太平何處非
皇上之財自古未有患貧之天子如其大亂則雖
積金如山亦不能守此亦
皇上所當深計而熟圖者臣等亦萬不得已而效
其愚耳伏望
聖慈俯垂鑒採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兵事未寧剗邪教䝉亂具見卿
等爲國憂勞朕悉鑒知昨科臣條奏請括各省

司府州縣見存無礙銀兩還着該部移文、、處
上緊查解督餉衙門奏報其築邊請餉并發帑
屯田安插等項所費銀兩仍着各該部設法處
給況帑金頻發數多皆爲糜濫遍傳示部院凡
有參奏侵冒邊餉文武各官查明按數究追以
濟軍需且內帑亦有限矣卿等還候各疏覆奏
之旨。 處分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懇發內帑摺

臣 等頃以兵餉匱乏具摺請帑伏蒙

皇上溫荅且俟該部奏上酌處 臣 等仰見

聖明留心國計寧敢煩瀆但今日各處告急皆稱乏餉戶部錢糧只有此數川貴雲南三省已無分文且仰給此中又欲割湖廣以佐之其他各省逋欠亦多向時只苦民窮今又苦民亂至于亂則雖有追徵之法亦無所施若欲搜括庫藏更是空談頃山東白蓮教作亂撫臣連疏稱無兵無餉欲求

發帑則其庫藏之匱竭可知而經畧王在晉又以
修邊撫虜所費甚多求豫爲處置臣等竊念
天下他事猶可處置至于錢糧則不從天降
不從地出苟無點砂化鐵之術何從處置故
臣等惓惓請
發帑請內庫所色皆心知其難而以無可奈何出
此萬不得已之計天下
皇上之天下也天下安則
皇上爲太平之天子且爲撥亂反正之天子傳之
萬世令譽無窮即堯舜猶不足比其烈天下

危則憂及

宗社禍近京師四海九州雖大亦無可自安之地

此其利害禍福相去何如而可以區區之積

貯吝惜而不能割哉即十庫錢糧如布花等

項雖不可少然亦豈無他項可以少寬一二

年者自古英君誼辟當軍興之時往往省衣

儉食以佐用度蓋誠知所損者小所全者大

不可以常例拘也豈以

皇上之聖明而不念及此乎今日蒙

發下戶部覆川貴督撫官請餉本于四川請發

內帑三十萬臣等只擬二十萬少示裁節之意貴州十萬則擬如所請但恐尚不能足耳其王在晉所請修邊銀及給發毛文龍等餉銀更俟該部覆上議給統惟
聖明留神沛發臣等日擊各處奏報憂心如焚故復陳其愚衷如此冐昧塵瀆併望
聖明鑒宥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天啓二年六月初五日

擬馮御史參兵部張尚書各官疏揭

蒙

發下御史馮鳴世一本令臣等擬票臣等看詳此本其意專在于攻張鶴鳴謂當與周永春併行逮問臣等以為廣寧失陷鶴鳴為本兵豈得無罪然本兵與地方官同罪其等則從來無此法至開原失事周永春為廵撫亦不得無罪然其時權歸經畧永春似未可同作而論其或拿或否當俟部院議上定奪可也若熊廷弼之失在于剛愎自用律以失地喪師

則彼有主守之說微為可原尚書王紀每為
臣 等言據法不得不從重擬但未可抑殺殺
之則人又為之稱枉其有無交通奸細亦須
刑部問明方可定罪此 臣 等之所以不敢輕
擬也 臣 等非不知伸
國法以肅人心為今日急務但生殺大事自古帝
王莫不慎重一有差失後來追悔無及而 臣
等之罪無所辭矣故敢冒昧陳其愚衷併將
此疏擬
上恭請

聖裁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天啓二年六月十六日

回奏毛文龍賜劍揭

蒙

發下御史崔呈秀本

上傳賜毛文龍劍節制韓宗功等仍

勅獎朝鮮臣等即遵

命擬上但

賜劍重典自昔希聞近因東事告急欲重事權故

經畧總督行邊等官屢蒙

特賜又併及江應詔若相沿不止則人將玩而視

之不知畏忌而

天威褻矣故頃者貴州巡撫王三善來請臣等亦
不敢擬與今文龍已爲掛印總兵又奉有
專勅事權儘重不在于一劍之
賜否也臣等極欲鼓舞文龍以牽掣奴酋豈敢靳
此但
朝廷事體務求妥當不可輕易至于韓宗功王紹
勛亦當善處不然恐其激而爲禍反以害文
龍矣臣等愚衷如此統候
聖裁

天啓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為雲南請帑金揭

臣等看詳得雲南撫按各官本皆稱土司詐亂攻陷城堡去省城僅數十里勢甚危急又道路斷絶奏報甚難承差從夷地冐險行三四月方得抵京不知今日景象又當何如竊念雲南雖係遠方亦十三省之一如其陷沒則貴州必不可保而廣西亦危矣撫按官請帑請餉情辭甚迫而雲南士夫官都門者亦羣赴臣等泣告以帑金爲請臣等惟川貴雲南事同一體今川貴已蒙

聖恩陸續發帑豈可獨遺雲南臣等不敢多請謹

擬丨萬兩以慰彼中雲霓之望以昭布

皇仁于遐方餘令該部議處如該省因此得以保

全封疆萬年爲

國家藩屏其與所役工司利害得失相去奚啻

萬倍故臣等敢冒昧擬

上伏候

聖裁

天啓二年七月初一日

給假揭

臣老病日增筋力已竭而時事之難處者又層見疊至每當票擬心血爲枯今智窮才盡勢不能支前此數日冐雨入直因感風寒雙膝腫痛痔瘍下墜步履不前兼以痰火上攻頭目昏眩委難勉强伏懇

天恩容臣給假調理數日如其痊可當即出供職其本章票擬有同官諸臣亦可少減臣迷謬之罪矣謹題奏

聖上肯卿爲首臣中外倚重偶疾暫假稍可即入閣

辦事以副朕懷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七月初八日

謝賜食品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頃臣以患病請假調理已六七日尚未痊

可伏蒙

聖恩遣

御前牌子趙進

頒賜臣鮮猪一口鮮羊一腔白米二石甜醬瓜茄

一罈酒十瓶臣謹扶病匍匐下床叩頭祇領

訖竊念臣年將七旬身嬰二豎犬馬之餘生

垂盡涓埃之報答無能過荷

聖慈曲垂軫念出
尚方之白粲分
內府之珍羞上尊肥羜寵溢寒廚中使
特傳光生賤品昔逢
神廟曾承
異數之恩今值
聖朝復舉久曠之典拜
隆施而知感念素食以增慚微瀝愚衷恭陳
謝悃所有病苦真情容臣另疏籲祈再瀆
天聽臣不勝感激惶悚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天啓二年七月十四日

之休第十疏

奏爲極病極苦萬分難留哀懇

賜罷事臣聞之董晉云欲知宰相之能否當視天下之安危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今閣臣既無事權且謀議耳而謀議又多不足採失職已甚若視天下之安危則今日之天下安耶危耶遼陽没矣廣寧失矣川貴亂矣山東之妖賊熾矣夫遼陽四川猶臣未抵任時事若廣寧山東則臣已受職此非臣之罪而誰罪也然猶可諉曰封疆之事非書生所能

料也乃
廟廊之上事事紛紜兵餉竭矣議論淆矣法臣逐
矣禮臣告矣榆關之師臣方承
寵任旋推彈竟矣分鎮小事乃聚訟不休至煩廷
議矣樞臣撫臣且相率求去矣
中旨頻傳不出閣擬矣彌縫匡救伊誰之責而臣
毫不能效力天下之危何日之有以此爲臣
罪真百口不能解矣夫爲輔臣而至于危天
下即
皇上不深罪天下尚見容而臣更有何面目居于

出形他允臣素爲不寐所苦今又以風濕爲炎
雙膝腫痛甚于刀割上而戶瘵下而痔瘍焚
炙如火不堪忍耐若其不去必死無疑臣事
皇祖八年維時綸扉只有一人而臣年又未六十
然
皇祖見臣哀鳴迫切猶憐而放之今已更十年臣
之老病視往時几增十倍閣中又尚有六臣
皇上豈不以
皇祖之憐臣者而少垂哀矜惻怛之念乎與其使
臣死于都門何如放臣死于道路以見

聖朝恩澤體恤舊臣如此且免于後世史書謂
皇上誤用匪人致亂國家其增光
聖德亦豈小哉 臣情緒危急語不擇音伏望
聖慈照察施行奉
聖旨卿宏猷亮節竭誠匡輔勲績茂著簡在朕心
倚任方殷豈得遽萌去志着鴻臚寺堂上官宣
諭門出佐理慎勿又辭吏部知道
天啓二年七月十二日

謝　宣諭頭

恭為欽承

宣諭恭謝

天恩事竊　臣　以老病乞罷隨該鴻臚寺官捧出

聖旨卿宏猷亮節竭誠匡輔勲績茂著簡在朕心

倚任方殷豈得遽萌去志着鴻臚寺堂上官宣

諭卿出佐理慎勿又辭吏部知道欽此　臣　恭設

香案力疾強起令人扶掖望

闕叩謝訖然兩足痛楚拜跪幾不能成禮捧誦

溫綸更加慚愧念　臣　備員佐理已更十月竭誠或

可庶幾勳績竟是何有

聖度如天不加譴責反

賜褒嘉

高厚之恩曷以云喻荷觔力之可竭即捐糜以何

酬惟是七十頹齡加以多病溝壑將填馳驅

無補所有苦情已稍具前疏今嘗昏憒不能

措辭容臣救召魂魄重瀝血誠再干

天聽竊計

聖慈必當垂憐而

賜允矣臣不勝感激惶恐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時事多艱卿調理稍可
宜即時入直殫竭忠猷副朕倚任至意該部知
道

天啓二年七月十六日

救刑部王尚書疏

奏為伏枕病臣驚聞

嚴旨敢效愚忠仰干

天聽事臣病臥旬日閣中事務一切不聞昨方具

疏乞罷求裴待

命乃今早忽聞有

旨刑部尚書王紀革職為民矣紀與閣臣沈㴶相

攻談者亦以為過

皇上但責以大臣爭論之失體紀自無辭今乃以

佟卜年劉一燝之獄而遂斥逐一大臣則從

來所無之事大小臣工孰不疑駭夫二獄上年之問在法司誠失之遲然如此大獄必須詳審讞究證佐明白使其情果真則雖父子兄弟不能相庇如尚有可疑亦宜虛心以求其當三尺在旁天地神明在上誰得以意而枉縱之有一毫枉縱之心便得罪于

宗社得罪于天下萬世問官之罪且在各犯上矣紀歷官中外素有清正之名乃敢欺

君枉法曲庇叛逆之人以誤國家而蒙僇辱臣知其愚不至此也自臣受事見言者懲年來之

廢弛每以嚴威果斷勸
皇上臣時語同官
主上英明天縱所少者非威與斷也正恐威斷未
必盡當臣下不得言耳今旬日之間
嚴旨屢下緹騎四出又繼之以逐尚書
天怒赫然如雷霆之奮無不摧折威已章矣斷已
行矣然而王紀之斥終非其罪即劉時俊之
適夷亦竟以巡按官之勘明爲妥故臣雖當
身病力竭奄奄待盡之時不敢不陳其愚伏
望

皇上少霽天威收回
成命令紀仍照舊供職責以作速問明前獄則大
　臣之體全而國法
君恩亦爲兩盡矣昔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
之三堯曰宥之三張釋之爲廷尉文帝將殺
人釋之堅執不聽此二事者或主寬而臣嚴
或主嚴而臣寬迹若不同而要之皆斷于法
微獨皋陶釋之之無心即堯與文帝亦無心也
故萬世稱二臣之明允而頌帝堯文帝之仁
不衰臣故爲

繕梓刷搨
臣闕
宮中有喜
冊封
慧妃
命臣捧冊臣逢此
大慶獲覩
大典曷勝踴躍第臣病足旬餘艱于步履必不能
供事伏望
亟命同官諸臣改擬上

天啓二年七月十五日

聖上諭馬至於蜀中鄉官不許領兵則臣聞自有

蜀難鄉官如董盡倫以死全城張鍵金富廉

李大儒等誓衆殺賊似不必盡奪其兵榆[illegible]

之監軍贊畫但不可侵大將之權若全無一

兵管轄何以展布江應詔

敕書兵部請之臣等撰之有無重賄必須查明應

詔已操大將印守關又有馬世龍爲之後勁

而又調李懷信杜應魁諸帥共處作何管轄

是皆該部與經督諸臣之所當詳計者臣老

悖昏迷自知言之無當而犬馬有心不敢不

可以折銀惟織段一時無處可買勢又必不
肯所更為難處　臣等竊念當
皇祖朝所進織造段疋何止千萬雖積日久終成
浥爛若擇其不堪供御者量發數千疋應用
其所省甚多而令天下知
皇上軫念封疆不吝損在官之帑以給軍需共感
頌
聖德當何如哉　臣等項見
皇上冊封
慧妃冠服皆內帑自備不用該部錢糧

聖諭一傳播騰中外故敢瀝陳愚見以備

聖裁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撫虜禦奴以為犄角具見為國籌邊朕甚欣悅所請撫銀准發二十萬兩騎服草發八百疋解至總督衙門務要點驗虜目名數給散以為朝廷款夷之錫其各省外解錢糧遷延不至的卿等傳示該部即便移文各該撫欠地方勒限上緊催解以供軍需如有借事延緩的着該部科查明據實參奏重治該部院知道

請毋致臨期遲誤責有所歸也奉
聖旨宮中喜慶在邇元臣捧冊方於吉典有光其
體此意
天啓二年七月十七日